

● 黄梅戏研究

黄梅情缘,见证历史

——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教育家丁俊美从艺70周年访谈

江爱华¹,王艳霞¹,程诗怡¹,丁俊美²

(1. 安庆师范大学 黄梅剧艺术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2.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戏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1)

摘要:1953年9月至12月,贺龙团长带领抗美援朝第三批慰问团6000余人奔赴朝鲜战场慰问演出,黄梅戏演员王少舫、潘璟琍、丁俊美等与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豫剧大师常香玉等名家一起奔赴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部队慰问演出。1955年黄梅戏电影《天仙配》摄制,丁俊美扮演七仙女中四姐的角色,留下“七女四赞”的经典唱段。1961年丁俊美调到安徽艺术学校任教,与其他黄梅戏教育家共同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黄梅戏艺术人才,其中包括有黄梅戏“五朵金花”之称的马兰、吴琼、吴亚玲、袁玫、杨俊和生角表演艺术家黄新德。

关键词:黄梅戏;丁俊美;抗美援朝;黄梅戏教育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23)04-0046-06

收稿日期:2023-04-14

DOI:10.13757/j.cnki.cn34-1329/c.2023.04.007

基金项目:安徽省一流教材《黄梅戏剧本创作基础教程》项目(2021yljc078);戏曲曲艺安徽省高峰培育学科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江爱华,女,安徽怀宁人,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二级编剧,艺术学博士;王艳霞,女,山东淄博人,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程诗怡,女,安徽黄山人,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丁俊美,女,安徽安庆人,安徽艺术职业学院高级讲师,一级演员。

1949年之前,安庆市从事黄梅戏艺术的代表性家族有丁、王、潘、饶四大姓氏,即以丁永泉为代表的丁家,王少舫为代表的王家,潘璟琍为代表的潘家,饶广胜为代表的饶家,黄梅戏老艺人称之为黄梅戏的“四大家族”。1938年出生于安庆的丁俊美是丁永泉的外孙女,黄梅戏名角丁翠霞的女儿,是获得“戏曲音乐终身成就奖”第一人时白林的夫人,是1953年赴抗美援朝战场慰问演出的亲历者。1954年丁俊美参加了华东区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天仙配》一剧中饰演四姐,该剧获优秀演出奖。1955年参加了电影《天仙配》的摄制工作,仍饰演四姐,影片获1949—1955年文化部优秀戏曲片奖。1956年安徽省举行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丁俊美在现代戏《王金凤》中饰演快嘴妇女,获演员三等奖和优秀演出奖。丁俊美曾饰演《天仙配》中七仙女,《打金枝》中金枝,《女驸马》中公主,《杨门女将》中余太君等角色,塑造了几十个舞

台艺术形象。1961年丁俊美调到安徽艺术学校^①任教,她致力于提高黄梅戏教学的质量,自编教材,引入简谱,规范教学,改变了黄梅戏以口相传的陈规,引导学生正确掌握黄梅戏唱腔、念白的艺术表现力,提倡有韵味的表演。她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训练,因人施教,与其他黄梅戏教育家一同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黄梅戏艺术人才,其中包括有黄梅戏“五朵金花”之称的马兰、吴琼、吴亚玲、袁玫、杨俊和黄梅戏生角表演艺术家黄新德,为黄梅戏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次访谈从“抗美援朝慰问演出”“塑造电影版《天仙配》四姐”“从艺经历”“安徽省艺校任教”等四个方面展开,旨在通过丁俊美老师的叙述,见证黄梅戏艺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的历史重大时刻;回忆黄梅戏艺人亲历黄梅戏电影《天仙配》的拍摄和演出,在黄梅戏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讲述丁俊美老师的从艺经

^①即创办于1956年的安徽艺术学校,1958年升格为安徽艺术专科学校,1959—1963年成立全日制本科院校——安徽艺术学院;1996年与安徽大学联合创办安徽大学艺术学院;2003年成立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历以及“由旧变新”的一代黄梅戏艺人风貌;再现丁俊美老师秉承丁氏家族高风艺德,为黄梅戏剧种培育优秀的表演人才的教育经历。同时也借此次访谈对丁俊美女士从艺七十周年进行总结,并向黄梅戏丁氏家族致敬。

本次采访对象为丁俊美女士,采访者为江爱华、王艳霞、程诗怡。

一、抗美援朝,慰问演出

今年是纪念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也是丁俊美女士从艺70周年。1953年贺龙团长带领第三批慰问团到抗美援朝前线慰问,丁俊美于1953年7月赴上海准备,9月跨过鸭绿江,12月返回祖国。丁俊美是慰问团成员,是抗美援朝慰问演出亲历者。

1.问:丁老师您好,针对抗美援朝慰问演出的筹备工作,我想请教您7月至9月期间您团队所做的准备工作和演出节目的具体情况。特别是1953年7月随团演出时,黄梅戏尚未获得1954年华东汇演和1955年《天仙配》电影拍摄所赢得的巨大声誉,当时,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豫剧大师常香玉等名家也随团前往。请您谈谈这些大剧种名家对不知名的黄梅戏的看法,他们是如何评价待字闺中的黄梅戏的。

答:准备工作就是排戏、演戏、审查、学习礼节,学习人家的生活习惯,学一点简单的朝鲜话。大家都憋足干劲,好好表现,不能丢国人的脸,把国家荣誉放在第一位,对朝鲜人民要有礼貌,要尊重,要爱护。《天仙配》里的《路遇》是1952年就有的老戏,因为1954年要去华东汇演,所以1953年陆洪非在老剧本的基础上改良了这段戏。我们和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豫剧大师常香玉一个团,我们这一个团有6000人。华东区一共六个团,我们是第六分团黄梅戏队,但只靠黄梅戏18个人组不起来一台晚会,所以包括歌唱家朱崇懋、歌剧演员任桂珍在内的上海合唱团、上海广播艺术团等著名团体和我们一起组成第六分团,我们团晚会

有合唱、小品、黄梅戏、话剧、山东的琴书、福建的采茶戏等精彩节目。

演出剧目有周信芳和赵晓岚的《坐楼刺惜》、梅兰芳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常香玉的《花木兰》,黄梅戏我演《打猪草》《打桑》《拾棉花》,一人主演三个小戏,潘璟琨演《路遇》中的七仙女,王少舫演《路遇》中的董永,王少舫跟潘璟琨还合演了《夫妻观灯》。演出剧目还有福建戏《采茶扑蝶》。

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常香玉他们那时候是知道黄梅戏剧种的,因为在国内集训的时候,他们都在台下观摩看戏,观摩这个戏能否正式演出。他们在观摩的时候就看见了黄梅戏的表演,他们非常喜欢黄梅戏,并没有因为京剧是大剧种,黄梅戏是小剧种,就轻视黄梅戏,他们都非常爱护黄梅戏,觉得黄梅戏多好啊,又好听又好懂又活泼,热闹得很,尤其看了我们的《打猪草》《夫妻观灯》,都喜欢的不得了。

2.问:感谢老师回答,我想进一步请教您有关朝鲜慰问演出的相关信息。请问慰问演出的文艺人员是分几批前往朝鲜的,而您是在第几批中参加的?您前往的具体地点是何处?当时在那里的环境和情况如何?此外,您在朝鲜期间的生活条件是怎样的,包括食宿和行动安排等方面的情况。

答:一共三批,我是第三批。到了朝鲜之后就分散在各地,一个团在一个地方,我们黄梅戏分在朝鲜的板桥郡^①。我们到了平壤^②的时候,那边一米长的柏油马路都没有,炸的一塌糊涂,到了那我就下车玩,因为我小,才15岁,地下还有一个大炮弹,跟我一样高,站在地上还没炸。正好我们去的时候板门店^③谈判停战了,志愿军的工程兵正在拆除炸弹。我们的赴朝代表团总团长是贺龙,过了鸭绿江,金日成亲自迎接。我们到了朝鲜,先在鸭绿江边的安东^④等了好几天,不等的话,那个战火真是不长眼睛。

我们到了那里,气温低到零下40度,零下30度基本上还算是好的。我们慰问朝鲜的人民军和我们的志愿军,没有剧场,慰问演出就在广场上,

①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江原道西部的一个郡,西隔阿飞虎岭山脉与黄海北道相邻,东靠马息岭山脉,临津江流经。

②全称为平壤直辖市,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朝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③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场所。朝鲜停战谈判最初在北方控制的开城市郊来凤庄进行,1953年7月23日移到军事分界线的板门店。当时,板门店没有建筑物,仅以临时搭起的军用帐篷作为谈判会场。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

④安东,辽宁省丹东市的旧称。地处辽宁东南部,东与朝鲜的新义州隔江相望。

雪下得特别大依然坚持演出。我在台上演小孩子,唱《打桑》《打猪草》,我那时候胖,演出就只穿着单褂单裤,马元龄、纪延玲我们几个都冻得患上了关节炎。我演采桑叶的戏,要做摘叶子的动作,手不会动,都冻僵了,没有知觉,也不知道自己的嘴在动。我们团长年龄大,他的孩子比我都大,他穿着大衣,棉袄棉裤,我们演完戏下来后,他就把我抱在大衣里捂一会才能去烤火,不然怕手冻坏了,腿冻坏了。

住的方面,我们是住在志愿军临时搭建的大棚里,没有暖气,通宵就那么冷熬着。如果没有大棚给我们住的话,就分散到老百姓家里住。有一回王少舫在一户人家住着,他脱衣服睡觉,那户人家老人看中王少舫的一件毛线背心,那真是发自内心的,结果王少舫就从身上脱下来送给他。那个年代的戏曲人都是热心肠,听党的话,体恤朝鲜老百姓。

吃的方面,那时哪有什么吃的呢?我们要走路的话,就是吃压缩饼干,到了目的地就有一顿饭,这个饭多半都在朝鲜人家里吃。志愿军给老百姓食材,在他家里做。他们日子过得也苦,没得吃也没得穿,饥寒交迫。有个朝鲜人,他们家里也没有吃的,为了我们这些人到他家吃饭,跑到山上摘板栗,那个地方的板栗特别好吃,梨子也特别好吃。炮火轰炸后,怎么晓得哪里还有,满山找一些仅有的剩下的,找回来就做着给我们吃。吃的菜,是朝鲜辣白菜咸菜之类,荤菜不可能有。也没有热水喝,就从井里打水喝,吃饭前一人喝一大铜碗井水,不喝是不礼貌的。后来我想了一下是什么道理?粮食太少了,先喝水,撑下肚子。朝鲜人的生活习惯,全都是那样。朝鲜人家里是地下烧炕,炕比较暖和。

3.问:在演出中,您是如何克服方言差异的问题,让志愿军战士们能够理解和欣赏黄梅戏的表演?请您谈一下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采用的策略。

答:我演《打猪草》《打桑》《拾棉花》,一个人担任三个戏,朝鲜人听不懂方言,主要看你怎么表演,主要是慰问志愿军。气氛很热烈,每次演出以后他们都希望返场。欢迎你再来一个,欢迎你再来一个,这个演完以后再来的任务多半都是我。为什么呢?我动作快,我从小在戏曲之

家长大,化妆、抢妆,干什么都是我最快,所以一叫再来一个,我就赶快准备了。准备一个戏我是最快的,五分钟就准备好。返场也还是《打猪草》《打桑》《拾棉花》这些戏。演出期间还有一件事情非常感人,有一个志愿军战士,大概是20多岁,他在家有个妹妹15岁,我也是15岁嘛,看了我演的《打猪草》和《打桑》以后,隔着两个山头,四五十里路,他特意走过来要看我这个小妹妹。结果他没有东西送给我,当时每个志愿军都配有一个瓷缸子和一个手帕,他就手帕上写上“最可爱的人”,亲手送给我,他见到我,就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他的妹妹也才15岁,我也没有东西回赠给他,连照片都没有。

4.问:您作为抗美援朝慰问演出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经历了艰苦的环境。在那样的情况下,请问您是否曾经有过后悔的情绪?您能否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和想法?感谢您的回答。

答:不后悔,我认为光荣得很,那个时候不觉得吃苦。我要到板门店谈判的地方去看看,去见证一下那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一般情况下不让人去,就怕那边随时开枪,王司令员很喜欢我,我比他的小女儿还小,把我当孩子一样,他把我带到板门店。梅兰芳、周信芳这些大人物都不能去板门店参观,为什么呢,万一那边一开枪就非常危险,那就不得了,我这个小家伙机灵些。

黄梅戏第一次走出国门就是1953年,由我们第六分团带出去的。我们1953年从朝鲜回来后,1954年元旦的头一天晚上,中央政府安排宴请赴朝回来的人,那是国宴。国宴结束后举办晚会,周恩来总理叫我过来,他说:“我陪你跳,你从朝鲜赶回来?”我说“是”。“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丁俊美。”周总理就叫我小丁。元旦那天黄梅戏第一次进怀仁堂^①演出,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彭德怀这些中央首长演出,演的剧目还是《夫妻观灯》《打猪草》,毛泽东主席光看《打猪草》就看了好几次。我跟丁紫臣搭,王少舫和潘璟琮搭。我大舅舅(丁紫臣)那时演《打猪草》是28岁,但他演13岁小孩子也演得好。当年我们18个人组成的安徽黄梅剧团去朝鲜演出,现在就剩我一个了。

1955年,在上海锦江饭店的小会议厅演出,我没想到毛泽东主席会在,听到锣鼓响,我出来看,

^①在北京中南海,原名仪鸾殿。

毛泽东主席正在往前走,我心情激动得简直不晓得自己是在干什么,唱“小女子本姓陶”都唱破音了。

1958年,周恩来总理来安徽视察时观看黄梅戏,我演《打猪草》,因为我是共青团员,演完卸妆后做保卫工作,站在舞台边上。演出结束,周恩来总理上台接见演员,他朝我喊“小丁,小丁”,周恩来总理居然还记得我,当时我都傻掉了。

二、电影拍摄,扮演四姐

1.问:感谢老师对于抗美援朝慰问演出情况的讲述。当时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奔赴朝鲜进行演出,包括多个剧种和表演形式,涵盖多个地域。像您一样的文艺工作者们克服重重困难,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演出,实属不易。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黄梅戏电影《天仙配》的有关情况。纵观黄梅戏的发展史,电影《天仙配》对于黄梅戏的推动作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电影版《天仙配》演出,使得黄梅戏在极短时间内唱响全国,并迅速崛起,跃升为大戏剧种,请问您能否分享一下在电影《天仙配》中的排练经历?您在表演设计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感谢您的回答。

答:排练的时候我们七个仙女都在一块排练,当时导演是被称作“话剧皇帝”的石挥,他要求七个仙女有七个性格,大家不能像集体舞一样,比如仙女“四赞”这场戏,大姐是老大,像个妈妈一样,只要把慈母的样子表现出来就行了,表达出“这个你们都不懂,我到人间去过,我表现给你们看”,大姐表现得很好。二姐呢,像个打柴的,她强悍有武力,潘璟琮做到了。三姐就是胆子小,看人脸色行事。四姐就是我,从台词上就显出四姐“不懂装懂”“你们都没有我好”的感觉。作曲王文治对黄梅戏非常了解,他特别喜欢我唱,我这一段唱腔跟前面三段唱腔都不大一样,他就是专门为我写的,我就把音乐唱腔表现得更加夸张一些,更加浓一些,表现出作曲者的意图,所以在排练的时候,我加了生行的身段,因为过去的读书之人都是男的。唱腔上面我也下功夫,这个我是学严凤英的,因为她走着坐着,上厕所洗澡都在唱,只有多唱才能熟练,才能吃透唱词。但在演唱方面,我做了一些改动,因为整出《天仙配》,我只有这一段唱腔,如果不唱好也对不起人。比如说“读书之人坐寒窗”,我就不唱读(dōu)是唱读(dú),“勤学苦思昼

夜忙”,我就不唱学(xiè)我就唱学(xué),表演身段方面模仿读书人咬文嚼字、摇头晃脑,所以石挥导演表扬我,他说小丁有想法。得到他的表扬我是最高兴的,那个时候我才18岁,就这么一点戏,我接到全国观众的来信100多封以上。

三、学戏历程,剧团情况

1.问:在拍摄电影《天仙配》期间,您作为演员扮演四姐一角时,不仅在唱腔和表演方面加入了自己的见解,而且非常勤奋地学习角色所需的技能。接下来,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学戏历程。您在安庆时加入了哪个剧团?您能否介绍一下该剧团的情况?当时您在剧团中是如何学习黄梅戏的?

答:1949年刚解放我就进了安庆市民众黄梅剧团,当时剧团不是国家的,也不算私人,就自发成立的,选一个主委和副主委,就是管事的人,蛮正规的。民众剧团在黄梅戏发展史上是很重要的。安庆有两个剧团,一个胜利剧团,一个民众剧团。民众出来的人有王少舫、潘璟琮、王少梅、张云凤、丁永泉、丁紫臣,胜利剧团出来的只有一个严凤英。我在剧团学习时,剧团设有音乐课、文化课、历史课、政治课。老师有丁永泉、丁翠霞、饶广胜、王少舫、雪寒梅、周培义等,丁永泉和丁翠霞教唱腔,雪寒梅和王少舫教身段,周培义教基本功。还有音乐老师,我们演员就学简谱,水平比较高的人去学线谱。全国都学京剧的身段,除了川剧,因为川剧的锣鼓节奏不对。学会了京剧身段,到那个剧种演出都一样。因为京剧是大剧种,它的身段比较成熟,也是从徽剧来的。梅兰芳到合肥来演出,他说:“我这是回娘家,我来祭祖的,我找我祖宗要东西的。”梅兰芳对徽剧的评价非常高。1953年安徽省黄梅剧团成立,我就考进去了。

2.问:严凤英是黄梅戏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是中国黄梅戏发展的缔造者之一,是“七仙女”塑造者,是中国黄梅戏传承发展重要的开拓者和贡献者。请问您与严凤英合作过哪些剧目?同时,您能否分享一下对严凤英表演艺术的评价?

答:我两个一起演过好多戏。《春香传》,她演春香,我演香丹;《西楼会》,她演洪莲保,我演小姐;《借粮》,她演姐姐,我演妹妹。我俩人经常同台演戏,她演七仙女A角,我演B角,有时候她有事就是我演。我俩是老戏搭子,严凤英到安庆来

唱黄梅戏,主要投奔我家,投奔我家爹爹^①的,她有好多戏都是我妈妈教的。

严凤英唱戏,她是大师级的,她是真好,我从心里佩服她。她是个天才型的演员,也很努力,天才加勤奋才能有用,天才不勤奋一点用都没有,她聪明得很,悟性又高,嗓子也好。拍《天仙配》电影的时候,她演七仙女,从头到尾每一场戏都有她,身段和唱腔全是新的,要从头学,还要练功,那些身段她没从小练,我们都是从小练的,一个卧鱼,她卧不下去,我们三个人帮她,我扶着头,她扶着脚,扶着身子,硬是把她掰出来的。她上厕所、洗澡、干什么事都在唱,不这么付出劳动,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啊,这个人我佩服的不得了。

3.问:安庆市最早的两个黄梅戏剧团是安庆市民众黄梅戏剧团和安庆市胜利黄梅戏剧团。这两个剧团为黄梅戏在当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推动了该剧种的演出和人才的全国传播。请问,您在安庆民众剧团担任演员,而严凤英则在胜利剧团,那么你们是如何合作演出的呢?

答:是省里安排。曾希圣是安徽省政委第一把手,桂林栖是安徽省副省长第二把手。桂林栖是湖北人,他从小听惯了黄梅戏,他喜欢黄梅戏,那时候刚刚解放,黄梅戏演员没有饭吃,他知道情况后,安排黄梅戏正常演出,开放市场活跃市场。他是部队的政委,所以在部队出了一部分钱,每天给这些演员两个烧饼,演员们靠两个烧饼活过来了。1949年5月解放,6月份就给我们发两个烧饼,再加上唱戏总归是有点点星星的几个钱,补助大家买烧饼,大家吃上了三顿饭。1952年在合肥举办艺人训练班,培训完就组织了一台晚会,把黄梅戏、泗州戏、庐剧合在一起,曾希圣看了后特别喜欢黄梅戏,他决定要成立安徽省黄梅剧团。成立安徽省黄梅剧团,必须从安庆调人来,安庆民众剧团好多骨干演员都调过去了,丁永泉、我、张云凤、胡遐龄、王文治、王文龙等都过去了,胜利剧团的严凤英也过去了。

四、秉承家风,培育人才

丁永泉又名丁老六,师从叶炳池、胡普伢等老

艺人学艺,18岁正式搭班或自组班社演出。上世纪30年代初丁永泉率领班社闯进大上海,首次让来自乡野的草台小戏黄梅戏唱响上海的舞台,开拓了黄梅戏演员的视野。丁永泉是严凤英的业师,力邀王少舫“舍京入黄”加入黄梅戏的阵营。他有感于越剧有众多女演员参与表演,因而动员女儿丁翠霞参与黄梅戏表演,使得黄梅戏的女演员逐渐增多,黄梅戏剧种孕育出“四大名旦”。秉承丁氏家族的艺德高风,丁俊美1961年进入安徽艺术学校任教,和其他老师一起培养出黄梅戏旦行的“五朵金花”和生行的黄新德。

1.问:您的外祖父丁永泉老师对黄梅戏的发展有很大贡献,请阐述一下他对您的教育观,以及他如何从其他剧种中汲取营养,进一步推动黄梅戏的发展。

答:我的婚姻基本上是我家爹爹做主的,我家爹爹觉得时白林这个人很好,丁翠霞是我母亲,我随母姓,我母亲开始并不是演员,她是上海灯泡厂做钨丝的工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随着我爹爹一起回到安庆,我父亲是安徽大学的大学,姓苏,父亲和母亲是自由恋爱而结婚。婚后一年,1938年我父亲外出时被日本人杀害,当年家里人什么都不知道,音信全无,我妈妈就傻等,还以为父亲到哪里去谋大事了。结果呢,1948年我(虚岁)11岁了,就是11年过去了,我家爹爹到大通(安徽池州地区一小镇)唱戏,本地人把我父亲的死讯告诉了我家爹爹和妈妈,我妈妈当时人就晕过去了,躺着一个月都没起床。

我家爹爹认为苏家都是读书的,都是书香子弟,搞戏曲工作是不入九流的,苏家是大门大户,所以我就随母姓,自己不主动去联系苏家的几个表叔和表妹。我家爹爹认为唱戏不是出路,不给我学戏,就是让我读书。他是非常守信义的人,女儿(丁翠霞)那么多年在家等着,都是他养着,家再穷,我母亲没有改嫁。我念书的时候还没解放,在安庆新市路小学^②读书,学费是一个月一斗米,多贵的一斗米!我们家想买一斗米要唱多少日子的戏才有这么多钱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家爹爹都要给我念书,他还有一个小儿子叫丁紫旺,我们两个人一起念书,再苦都要念书。所以在黄梅

^①这里的“我家爹爹”指丁俊美的外祖父丁永泉。丁俊美本姓苏,父亲是苏东坡三十代孙,父族是书香门第,旧时艺人得不到社会尊重,丁俊美改随母姓。丁母与丁父结婚仅一年,丁父被日本人杀害,因而丁俊美随母亲丁翠霞一直跟随外祖父丁永泉生活。

^②创办于1934年,指现在安庆市人民路小学。

戏界里头,那些小演员中,念书的只有我跟我小舅舅。说实在的话,在安庆的这些老人中,没有人说我家爹爹一声不好的。1953年、1954年,他就让我找对象不要找那些富而不实的人,他就看中了时白林,好多人后来都是佩服我家爹爹的眼光。

我家爹爹对待黄梅戏非常执着,他一生都不保守,他总是向人家学习。1926年他带着剧团到上海,在上海大世界演出,一层楼一个剧种,各种各样的都有,有越剧,有评剧,有京剧,有扬州戏,我家爹爹总是喜欢到处看。各个剧种他都看,看了以后他就吸收借鉴,黄梅戏以前的表演没有服装,化妆服装、表演道具各方面都是从别的剧种吸收过来的,这是我家爹爹对黄梅戏的贡献。我家爹爹说“屁股坐在黄梅戏上面,手伸得长长的”,到处去拿,反正好的我就要了,就是这样子。我家爹爹真是有胸怀,只要对黄梅戏好,他就愿意去做,一点小名利,他能让他就让,安庆人就非常喜欢他。

2.问:您的母亲丁翠霞,工青衣,闺门旦,是最早进入城市的黄梅戏女演员之一。幼年随父亲丁永泉学黄梅戏,1939年又拜蔡天赐为师。她演戏注重对人物内心的刻画,沉稳持重,嗓音沙里透甜,低沉宽厚,吐字清晰,喷口有力,韵味较浓,特别擅长演封建社会的悲剧女性。请您谈一下您母亲丁翠霞的从艺经历。您又是如何秉承家风演戏教戏的?在安徽艺术学校任职期间,您主要做了哪些教学工作?

答:我母亲不拘行当,都能演,她的品德好,人家不演的,拿架子不干的,她都演她都干。过去演戏应节令,七夕就演《牛郎织女》,桂月娥演织女没有牛郎,我妈妈扮牛郎就上,而且还演得好。我母

亲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她有自知之明,比如严凤英跟我妈学了好多戏,我妈妈从来不与严凤英比这个比那个,当时人家都劝她不要教,我妈妈就讲,我教了严凤英,严凤英肯定比我好,黄梅戏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只要对戏有好处的,我都干。所以我妈妈这些经历非常感动我,后来我也是照我妈妈的样子去做,团里头人不干的我都干,人不演的我都演,没有什么争排位争角色,我从来都不搞这一套,因为我祖上就是这样教我的。

我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培养了那么多的艺人,包括五朵金花,还有黄新德,都是手把手教出来的。此外还有一条,黄梅戏教学史上有很多事情是我创出来的,比如说教学和识谱,让学生识唱谱,规范化教学。学校原本教学没有计划,什么东西都没有,有些老师说实在的真不像话,拿一个纸烟盒反过来写点台词,就上台讲课了,怎么可以这样子教学呢?我到学校来以后,制定教学规划,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安庆学校也是从我这里学过去的,到我这里来取经。

时代在进步,人们的欣赏水平不一样,现在的文艺繁荣发展,艺术形式种类多了,过去我们演的《天仙配》和现在演的《天仙配》是两回事,老版《天仙配》太朴素了,和现代人的审美格格不入。除非要做研究工作才会去看老版《天仙配》。现在的观众,因为工作平时太累了,观看黄梅戏让自己轻松一下。

2023年4月14日于安徽省合肥市安徽艺术职业学院高知楼

责任编辑:程莹